

十七史百將傳序

東光張預公立集進

臣謹昧死言臣嘗讀杜牧註孫子序至其所謂猶
盤中走九九之走盤橫斜圍直繫於臨時不可盡
知其必可知者九不能出於盤也臣始謂此言非
至論及觀歷代史書上下千餘載間將兵者所以
成所以敗莫不與武之書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
言爲信然臣因擇古之所謂良將者得百人以共
傳集成一書分爲十卷以太公爲首而其次皆以
年代題曰百將傳凡史辭泛漫而不切於兵者一



刪去之或非兵略可以資人之智慮者閒亦存焉
雖期便於觀閱然亦全其始末傳取數事先以孫
子兵法題其後次以行事合之參校其得失學者
觀此不獨簡而易習明而易曉抑亦知孫子之書
不為空言而古之賢將所以成立功名者豈無法
哉臣編此書數年而後成雖不足以補

陛下教育武士之道然臣惓惓之誠勤亦至矣惟
陛下赦其狂妄之死罪謹昧上進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一

東光張



張全之集



周齊太公

吳孫武

越范蠡

齊孫臆

田穰苴

魏吳起

秦白起

王翦

燕樂毅

趙李牧

周齊太公

太公望只尚者東海上人東夷先祖嘗封於呂本姓

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日所獲非熊非羆

切知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

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父矣故號

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

伯拘姜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三人者求美

女奇物獻之於紂以出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修

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當世之言兵及

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文王崩武王欲修文王

業師行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將伐紂上龜垂不吉

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遂行武王已平商

前封師尚父於齊唐上元元年封太公為武成王

孫子曰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周宗太公陰權而興王業是也

吳孫武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廬

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

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婦人曰知

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

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
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
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
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
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
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
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
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
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
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
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
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子曰法令執行又曰君命有所不受武之斬
二隊長是也

越范蠡

范蠡越人也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
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

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

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

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山上會稽也吳王追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

曰持滿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宛傾者與人人道尚

收節事者以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卑辭厚禮以遣之

不許而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論之勾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

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身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

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

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

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

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

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

器不幸不赦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

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

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

兵而歸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

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

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

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
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
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
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鷲鳥之擊也
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
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滯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
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
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
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

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上
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太宰嚭
說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
王王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是用及怨王王不
備伍員員必爲亂因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勾踐召
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
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
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
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君子言君養諸御千
之如子也

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王急於王王方會諸

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

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

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

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

罪非其子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

曰吾置王角東君百家角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吳王謝曰吾

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

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遂去自齊

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

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
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面敗吳其四在
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事越王勾踐
既苦身勦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
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
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
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爲書
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
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從會稽
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加誅於子

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勦力父子治產居無幾
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今之濟陰定陶
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
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父子耕畜候時轉物逐什
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范蠡三徙成名於天
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

孫子曰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蠡因吳有

黃池之會而伐之又曰君命有所不受蠡謂已屬政而逐吳使是也

齊孫臏

孫臏生阿甄之間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謂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喜而容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

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遂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紀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檝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

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
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
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
軍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
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五十里
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
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
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
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
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
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
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
孺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
臆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臆令田忌走大梁而解趙
圍又曰勇怯勢也臆因魏輕齊而滅竈示怯是也

齊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無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

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
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
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騾以徇三軍遣
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
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
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
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
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
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
日益以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
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發疾而死其後齊威王用兵
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
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
苴兵法

孫子曰今之以文齊之以武穰苴文能附衆武
能威敵又曰法令執行穰苴斬莊賈以徇三軍
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穰苴士卒爭奮而莠晉
解去是也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千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

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君疑之謝吳起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入戰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囊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毋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毋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旣卒起事其子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

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

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

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壺關有羊腸阪在大原晉

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

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

也

楊子曰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

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

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

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

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

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

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

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旣死公叔爲相魏公主而害

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起

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

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

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
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
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
楚楚悼王素聞起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
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拜陳蔡却三晉西伐
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
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吳起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起與士分
勞苦又曰輔周則國必強起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是也

秦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魏於伊闕斬
首一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王東走徙陳秦
以白起爲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
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
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

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

河南新鄭韓國都是也

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

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

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

陽君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

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

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陷趙軍取二鄣

四尉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

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

趙王數以爲誚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

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

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

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

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

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洩武安君將者斬趙

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

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

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

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
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
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
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
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
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
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
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
萬人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齧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
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
乎曰然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雖周
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則武安君
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
矣秦嘗攻韓圍邢丘用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
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
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
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
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

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
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
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
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
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
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
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
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

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
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
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
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
秦王乃使人遺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
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
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
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
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

皆祭祀焉何安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倦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

孫子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起佯北致趙軍而以奇兵劫之又口諸侯乘其弊而起起謂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是也

秦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秦諱楚故荆兵敗還擊魏

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仕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一作斷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輿音余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

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其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

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

王祖

音餘

中而不信人人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

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漢書

延壽投石投距絕於等倫張晏曰

有力能以手投之投距超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

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

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
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
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
齊地秦始皇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
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
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
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
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
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
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翦謂伐荆當用六十
萬人又曰謹養勿勞并氣積力翦堅壁休士投
石超距而後用是也

燕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
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賢好兵齊大敗燕燕昭
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
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
客禮待之遂委質燕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南
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

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
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
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地大
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
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
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
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
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
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
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

入將軍高昌
侯劉辛

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
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嚮士封樂
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肉獲以歸
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
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
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
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
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
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因已疑樂毅得齊反間

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驚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請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言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左右誤寡人宮券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

將軍又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

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
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
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噐盡收
入燕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臣聞之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
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鳩夷而浮之江
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不
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

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
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
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
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
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
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
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孫子曰衢地則合交毅約楚趙韓魏之兵以伐
齊又曰城有所不攻毅不取莒即墨是也

趙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嚮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
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
怯雖趙邊兵亦以爲五將怯趙王謂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
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
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
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

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
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

人能破敵用將者賞百金

教者十萬人悉勤習戰大縱畜牧人

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
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
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
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初廉頗旣亡入魏趙使李牧攻
燕拔武遂方城後秦破趙殺將扈輒斬首一萬趙乃
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相齶封李牧爲武
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

御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
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
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
擊葱及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牧以小利委
敵而匈奴大至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一終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二

東光張預公立集

趙趙奢 趙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漢韓信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趙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
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
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
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

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

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

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今

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

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背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

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

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

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

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

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趾長平時

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

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

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

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當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吾括毋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之言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毋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日一爲將

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括毋因曰主終遣之即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從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毋先言卒不

誅也自邯鄲圍鮮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
盡喪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
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
趙以尉文邑名也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孝成王
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
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
趙以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雙言人郭開
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
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

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
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
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孫子曰及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奢因秦間之來
而善食以遣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焉爭
地奪發萬人先趨北山是也

趙廉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
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拜為上卿位在
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

蘭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尚且相如素賤人
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
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
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與相
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
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
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
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
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延叱之辱其群臣相如
雖驀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

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
存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
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
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二軍居二年後伐齊幾拔之邑
名後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
頗行事備趙有傳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頗之思用趙人是
也

齊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菑市掾不見知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

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

籠傳音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

車敗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

脫東保即墨燕既蓋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

聞齊王在莒拜兵攻之淖齒多作俾也既殺湣王於莒

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

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

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

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

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

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二

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

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因歸

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

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恠之田單因宣言

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

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

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

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雖恐燕軍

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蒿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單託神敎而使衆又曰殺敵者怒也單令燕軍剽齊降卒又曰始如

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單單辭約
降而奇兵奔擊是也

前漢張良

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
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
遊良與客狙狙狙何候地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
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
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邳圯上圯橋也音怡有一老父衣
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鄂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

爲取復因長跪履以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
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
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
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
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
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
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
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
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將

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

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

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

軍峽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

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止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

具食作五百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

寶噲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

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

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

藍田再戰秦軍終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

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暴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

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

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

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

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閔無內諸侯秦

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

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

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為婚令項伯具言沛公

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

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及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二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細主豹又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爲畫策時時從漢王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

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
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
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
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
爲大王籌之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曰
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
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
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
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
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客

之間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
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
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
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
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
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
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
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挈

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
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
取天下乎其不可入矣且夫楚唯無強大國立者復
撓而從之唯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羽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
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
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
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
侯皆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
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
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

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封良
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
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
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
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
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迥
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

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
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
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
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
矣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雒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
留侯曰雒陽四面授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涇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
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
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留侯乃稱曰家
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
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
辟穀道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
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
石取而寶祠之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良請啗秦將而襲擊之又曰智者之慮必維於利室良借前箸以破酈生之說又曰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良未嘗有戰鬪功又曰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又曰銳卒勿攻良謂楚人剽疾勿與爭鋒是也

前漢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下鄉縣屬數月亭長妻

患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

因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

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

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

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

死出我袴下袴作勝勝也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

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以為即中數以策

于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

連敖

典客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

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

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

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竒也信數與蕭何語何

竒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

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

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

何來謁上上且怒且言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敢亡也臣追亡者爾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

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

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

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

耳王曰何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

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

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

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

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

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常封爵者卽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有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

今大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以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

自以爲得信晚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令齊趙共擊楚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

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蹠血關與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

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矣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外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特

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起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幟未肯擊前行恐五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遂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

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束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刎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嬴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

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計本不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復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後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疆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石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處之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

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孺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

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

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

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
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授則漢王勝右授則
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
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
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
事項王宮不過郎中位不過執官言不聽畫不用故
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幸與信
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
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固不過封

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
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
與楚則楚勝臣願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
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君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
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
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
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
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通曰常山王
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

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宰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卮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亦已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竊爲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

陳以東傳海與信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信越皆引兵來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及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

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及遂校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田此日怨王居當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

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信料楚漢之長短又曰遠而示之近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又曰入深則專十人不克信去國遠闔其鋒不可當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信使萬人出背水陳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信暴其所長燕從風而靡又曰半渡而擊之利信決滌水而斬龍且是也

前漢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子也孝文帝封亞夫爲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

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誠太子曰朕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二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五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
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兵高壘
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
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絳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
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
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
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
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
他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

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
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
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
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
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
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太尉旣會兵滎陽吳
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
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
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
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糧道吳兵乏糧飢數欲

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
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陲太尉
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旣餓
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
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
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
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其後匈
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
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
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

侯亞夫曰謝病居無何言請廷尉嘔血而死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亞夫嚴約而天子
按繆徐行又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吳攻
東南而亞夫使備西北是也

前漢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時匈
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因善騎射殺
首虜多爲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殺猛
獸而文帝曰惜乎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及孝景初李廣爲隴西都尉吳楚反時廣

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頭功名昌

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

以賞也徒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屬國公孫昆邪

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廣戰

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

使中貴人從廣內官之率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

數十縱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

殺其騎且盡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雕鳥也故使善

射者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

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

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

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

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

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

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

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

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陣行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以銅作鑄受一斗盡炊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

伏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煖擾然虜亦不得犯我其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後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贖為庶人嘗夜從一騎出從人

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蘇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一作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

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欵專以射爲戲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後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

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入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

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後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爲瀚軍今大將軍乃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不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主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故徙廣廣固辭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走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出東道軍亡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廣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

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
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廣謂其麾下曰廣
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
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
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
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
無老壯者皆垂涕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廣下馬解鞍而虜疑有
伏又曰令素行與衆相得廣法易簡而士樂爲
用又曰卒善而養之廣以殺降而不得對侯又

曰不用鄉導不能得池利廣軍導而失道是也

前漢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入至井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
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
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元
朔元年青復將二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
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
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
平侯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

殺略甚衆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
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
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
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
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
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與騎數百馳潰圍北
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
十餘人衆男女萬三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
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
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而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
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
爲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
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
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
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
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其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
爲中將軍大僕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
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

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
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
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
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
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正軍正也閔名也律建當
都軍官長史一人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軍棄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問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
撿也今健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
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

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肺腑謂親戚也不患無威而霸
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
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
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
建詣行在所

孫子曰出其不意青夜圍右賢王又曰小敵之
堅大敵之撿青不斬蘇建謂其以少擊衆是也
前漢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
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

捕首虜過當封去病為冠軍侯蘇建至上弗誅贖為
庶人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
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為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
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將萬
騎出陇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隄烏盭討遼濮
涉孤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龍言者弗取幾獲單于
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
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
天金人師率咸什七益封去病戶其首夏去病與合騎

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
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
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
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
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
蹕小月氏攻祁連山楊武平鱓得得單于單相酉涂
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
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三毋單于
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

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
爵左庶長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贖
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
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
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
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
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
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
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
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
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
頗遁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八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
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
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上嘉去病之功
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城王渾邪王及厥
衆萌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
獍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
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
亡患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廼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
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
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
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令大將軍
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
定襄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
坐收虜耳廼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
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

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
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
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
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自冒漢
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
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
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
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
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軍入
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

等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太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旣皆還
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約輕齎絕大幕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
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
而青不得益封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
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迺至大司馬位大將
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
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三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

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
士其從軍士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
肉而上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去
病尚穿域踰鞠也事多此類青仁喜士謙退以和柔
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悉去病元狩六年薨爲
冢象祁連山元封五年青薨自青園單于後十四歲
而卒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
朝鮮繫羗西南夷以故又不伐胡青尚平陽主與主
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
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其

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

孫子曰不州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青以張騫道軍而無饑渴又曰兵無選鋒曰北去病所將常選入曰強而避之青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又曰重地吾將繼其食去病約齎絕幕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又曰破車疲馬士去其七青與去病以十四萬騎出塞而歸者不滿三萬匹又曰視卒如愛子去病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是也

前漢趙克國

趙克國字翁孫隴西上邽音人也始爲騎士以六郡

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師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因夷事武帝時以儼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克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送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四祁王擢爲後將軍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

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元國劾安國奉使不恭是後
羗人勞緣前二抵冒渡湟水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
羗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元國
對曰羗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羗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
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羗曰漢二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羗人爲漢事苦張掖酒
泉本我地地肥美木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
羗合非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

其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
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羗中道從
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
相直臣恐羗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
之備後月餘羗侯很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
善燉煌以絕漢道元國以爲很何小月氏種在陽關
西南勢不能獨治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羗中先零罕
开廼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
兵豫爲備敕視諸羗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
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羗分別善惡安國至召

先一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羗及歸義羗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史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羗至浩豐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羗戍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克國至金城湏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克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克國常以遠兵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克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羗豪相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
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克國子右曹郎中將印將
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並出
絕轉道印以聞有詔將入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
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度初罕开豪靡當兒使
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
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克國以為亡罪
廼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
天子告諸羗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家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
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
克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
極廼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
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
上皆多羸瘦可盡無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
為命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宜奪其畜產虜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
子下其書克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羗事者博議
克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

千里以一馬自駝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開閭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閭牒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天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誚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

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去
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十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
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兵並來分散其心
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
卬將胡越依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
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
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
全勿復有疑克國旣得請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
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
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

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死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
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揚王將騎
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羗未有
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
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
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爲燉煌酒泉寇
宜飭兵馬縛戰士以涓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
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
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先

零羞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也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羞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望遣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羞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一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

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須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壘書報從克國計焉克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涅不道阨絕克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克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羞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

地克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克國賜飲食遣還論
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克國曰
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壘書
報今靡忘以贖論後罕卒不煩兵而下克國病上賜
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諸屯
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
先零羗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羗彊弩將軍時羗
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壘書中即將印懼使客諫
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領國家將軍守之可
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
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是
何言之不忠也徃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
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
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
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
其半失此二冊羗人放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
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

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百二千頃願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田事出賦人二斛至四月草生

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

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取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
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
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
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
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
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
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繕治郵
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僥倖不出今反畔之虜
竄於風寒之地離羗路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
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椽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旣省繇後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
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將軍言十二
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謂何時也將軍孰計復奏克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
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

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湏又頗暴略其羸弱畜
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
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虜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
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
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
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使兵弩鎗鬪具烽火幸通
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
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
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

虜馬羸瘦必不敢損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
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先解其處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
必取不苟勞衆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
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巾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
媮得避慙之便而亡後外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
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
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

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
魏相曰臣恐不習軍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
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曰將軍計
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謹兵事
自愛上以破羗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克國屯田
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
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羗斬首二千級中
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克國所降復得五

千餘人詔罷兵獨克國留屯田明年克國奏請罷屯
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克國曰衆
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
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
宣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
失也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
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
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
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克國
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羗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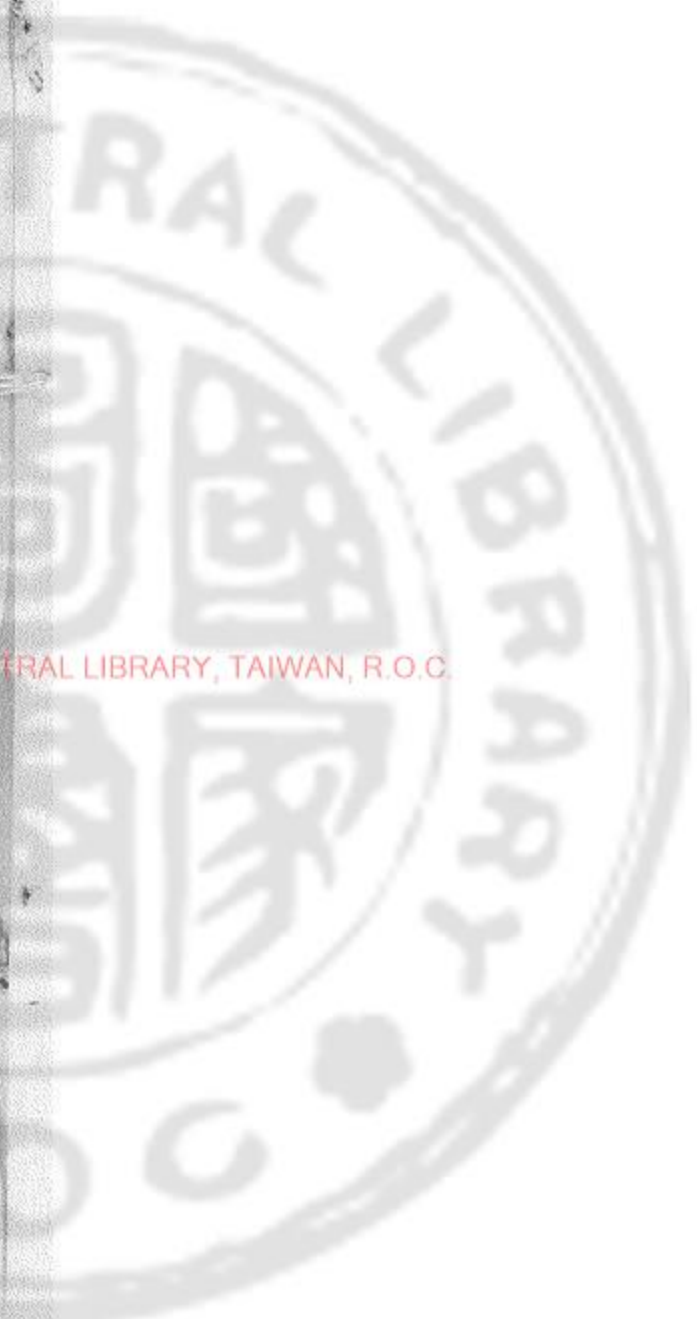
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翁澤陽雕良兒靡忘
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
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康爲君陽雕爲
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克國病四府舉辛武
賢小弟湯克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
先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病免五府復
舉湯酒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朝廷
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
薨初克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
西羌常有警言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克國乃召楊雄即
克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
侵漢西疆漢命庸臣愴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旣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田共旅
干竿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
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于雅
在漢中興克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後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克國謂
兵難踰度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克國常遠斤

候又曰取敵之利者貨也克國以錢誘羗令諸
捕斬又曰主曰必戰無敵可也克國謂便宜有
守以安國家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克國練戰
士以湏其至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克
國攻先零而羗悉服又曰窮寇勿迫克國緩驅
先零又曰以飽待饑克國謂糴三百萬斛穀羗
不敢動又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克國以死守
便宜是也



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亮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萬玄



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禽堅僞將梁佗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口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拒張蚝小退玄琰仍

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賜錢百萬綵千疋旣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衆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泝擁二岸之流以利運

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
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
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破濟陽太守
郭蒲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于不遣將
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不惶遽欲降玄
許之不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
之渡河守黎陽二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官

孫子曰擇人而任之玄之使才各當其任又曰
奪其所愛則聽玄向留城而解彭城之圍又曰

亂而取之玄因符堅陣亂而決戰破之是也

燕慕容恪

慕容恪字元恭皝之子也沉深有大度年十五身長
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
務皝始器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
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將終
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
之及雋嗣位肅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雋寢
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
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

憂方爲大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符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幃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乎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闞之計言終而死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恪在中原桓溫以謂所憂方大又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恪之爲將專以恩信而不尚威嚴是也

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

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
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
百揆時序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堅從
容常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又王得太公
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
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嘗救其太
子宏長樂公不等曰汝事主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
此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
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省病問
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
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

孫子曰知彼知己猛諫符堅不以晉為圖是也

宋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
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
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
是中原感悅歸者甚眾文帝即位使道濟與中領軍
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
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

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
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徐
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
軍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
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尅滑
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
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
莫有鬪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
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
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
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
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道濟立功
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
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
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召
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氏之勲道家所忌今無
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
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
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
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

濟峇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魏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道濟謂晦悉臣勇果不戰而自潰又曰強弱形也道濟唱籌量沙而却魏軍是也

宋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常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鼓若後有大軍狀

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荅曰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子弟中表親親且聞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

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與鎮惡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冠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食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
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城內
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
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貞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
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帝留第二子義真爲
安西將軍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委以扞禦
之任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
又鎮惡爲首時論者深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武
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
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
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
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
率于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
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孫子曰兵以詐立鎮惡揚聲劉藩來上而譎劉
毅又曰死地示之以不活鎮惡棄衣糧而勵士
卒是也

梁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
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

正帝見獻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獻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江夏太守天監二年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獻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獻都督衆軍獻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獻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獻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獻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獻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獻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左軍司馬胡景畧至合肥久未能下獻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淝水項之堰城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獻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靈嗣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獻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召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獻城下軍監濟靈祐勸獻退還巢湖諸將又

請走保三丈。愨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鐵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愨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愨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畧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畧一怒自留，其齒齒皆流血。愨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愨每晝接客，旅夜，弄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畢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

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旣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旣近，懼爲所躡，愨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愨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愨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愨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愨緩行。愨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

韋叡鄉望宜善奉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麟等齋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揚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一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黠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

爲囚奴猶數十萬。獻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以功進爵爲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理自此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獻督衆軍援焉。獻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八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獻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耻。聞獻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普通元年。遷任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獻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

麾進止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獻軍旬日而至邵陽。民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獻北時立營。而元英大驚。又曰：不若則能避之。獻謂爲將當有怯時。又曰：視卒如愛子。營幕未立。不肯就舍。是也。

梁王僧辨

梁僧辨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時有安城望族劉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曹子郤討之。

使僧辨襲安城子郢既破其軍躬走安城僧辨禽之
由是以勇畧稱侯景反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辨為
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沿
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辨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
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無
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辨使答曰
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掌握
豈得便降頃之景軍來攻城同時鼓譟矢石雨下
賊乃引退賊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
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
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元帝以僧辨為
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
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
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破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
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
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辨偽許之子仙謂
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辨命杜龕鼓譟奄至大破之禽
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既平僧辨進師尋陽軍人
多夢周何二廟神言云吾以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
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

焉元帝加僧辨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辨頗表
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兖
州刺史侯瑱襲南陸鵠頭等戍並剋之及發鵠頭中
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
辭代罪社稷中興當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
言訖風止自此遂汎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
望宮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
於石頭城北僧辨等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
頭城降僧辨引軍入據之景走宋方僧辨命衆將入
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辨雖有
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
姓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天監
中沙門釋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
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
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
陵稱助討納旣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召僧辨就宜豐
侯循南征爲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爲都督西
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辟都督於僧辨僧辨不受故元
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
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洪雅

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納
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
黨勇銳蒙衝關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
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之泣軍百姓竊言知其
敗也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
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衆而悲竊相謂曰
地龍已去國其二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
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爲元帝所害故立
其像於艦祭以太牢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
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

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辨憚之稍作連城以逼
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辨因其無備親旗鼓以誠
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辨乃命多壘圍之而自
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循直進
僧辨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
退歸初陸納作逆以上琳爲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
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
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武
陵敗績僧辨後爲陳武帝所殺

孫子曰天地孰得僧辨因賊有星墜龍去之異

而成功又曰法令執行僧辨雖能滅賊而御下
無法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僧辨能據胡牀而
不動是也

陳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
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
稼焦枯明徹哀憤母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
有白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
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
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

貫之兆至時果有應及侯景寇郡明徹有粟麥五千
餘斛而鄰里饑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
與鄰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
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
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卽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
傳說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頗以
英雄自許武帝亦甚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文帝
卽位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討周
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
頊代明徹還朝宣帝初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

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欵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逼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復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齊詔以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就壽

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詔明徹北侵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過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

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憂遘疾卒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明徹統內不和而文帝遽令代之又日出其不意明徹乘夜攻王琳又曰兵之情主速明徹因敵結營不進一鼓而禽之是也

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咸曰函谷天險裕何

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今與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今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遙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

上策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寔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

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常有微疾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

鏡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畧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太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為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

謂已稽古過之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鈎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暝宜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城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

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內
外盡不欲行唯浩諧成之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
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
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
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
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
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
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
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
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

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
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
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
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帝大悅謂公卿曰吾
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有尤浩曰吳賊
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
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已來南人恐懼揚聲
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且蠕
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

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
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
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
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
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
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如浩
所料太武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
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手不能彎弓持
矛其習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
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俄而

南瀟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
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
銳氣使不敢深入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
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
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
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
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
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
全之計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
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

議者僉然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特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馬墜落宿當斗牛真火在危二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早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

之若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琊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其因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旣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譏諸將無功而還

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
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
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
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太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
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
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
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
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
宜乘勝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
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慮謂宜從北
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
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
悔之後人誣浩於帝帝怒誅浩

孫子曰乘其弊而起浩謂鬪兩虎而收長久之
利又曰城有所不攻浩謂若攻小城必損軍勢
又曰知天知地浩謂五星出東方利以西伐又
曰禁祥去疑浩謂風道在人又曰攻其無備浩
請掩蠕蠕之不備又曰亂軍引勝浩謂張虛聲
而招實害又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浩以永宗
未知帝來請急擊之又曰其勢險其節短浩謂

擊蛇之法當先頭破是也

魏十謹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性沉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進仕之志或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僕射元纂討之宿聞謹名辟爲鎧曹從事纂令謹率二千騎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

謹乃得入塞時魏末喪亂羣盜蜂起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鄙鐵勒酋長七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討鮮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知畧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汝主臨朝取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膽元深遂許之謹遂到闕

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誥之謹曰我卽是矣有司以聞
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無陳停軍之
狀靈后意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
言於太祖曰魏祚凌遲權臣擅命明公挾超世之資
懷濟世之畧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
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對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
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
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追羣兇若明公請
都關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
以討亂桓文之業一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敕
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
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從太祖攻邙山
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路左齊神
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
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
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
兄子岳陽王督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
遂結讎隙據襄陽來附乃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
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
沔席卷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

子城峻其障堞以待緩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肅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旣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悉衆圍之梁主屬遣兵出戰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已下面縛

而降尋殺之立蕭譽爲梁王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謹自以久當權望隆位重功名旣立願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以疾薨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從者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謹令人乘已馬而誤敵之追又曰佯北勿從謹僞降而破神武又曰策之

而知得失之計謹料蕭繹必出下策又曰內間
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謹因蕭答與梁主結隙而
聽其來附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七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八

東光張預公立集

齊斛律光

周宇文憲

周韋孝寬

隋楊素

隋長孫晟

隋韓擒

隋賀若弼

隋史萬歲

唐李孝恭

唐尉遲恭

齊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
笑工騎射初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
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鴈後從金西征文帝長
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

神武卽擢授都督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于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渡帝以冬月守河權水及帝卽位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鬪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翫聲色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纒交周衆

大潰詔加右丞相光又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將闔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有功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褚士達夢人倚戶

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其津中水將
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
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
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
不肯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已來
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
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直
錢三百萬其人誣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
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
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傳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

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木不扶自舉珽續
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
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啗以饒舌爲斥已盲
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珽又令顏元告
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
災禍又丞相府佐封士遜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
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不早
圖恐事不可測帝遂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
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
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

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
或終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
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拓地五百里而未
嘗伐功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懾憚罪既
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
後入鄴追贈上柱國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
鄴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光用匈奴卜法
而吉凶無不中又曰視卒如愛子光軍營未定
終不入幕又曰輔隙則國必弱光既誅死周武
遂得至鄴是也

周宇文憲

宇文憲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嘗賜諸色良馬唯其所
擇憲獨取純者帝問之對曰馬色類旣殊或多駿逸
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
重器明帝卽位授益州總管初平蜀之後以其形勝
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
已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
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

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時汾州見圍日久憲追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龍襲克齊

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之援齊段孝先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後進爵為齊王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為要畧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招俱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畧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

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趨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在許時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晉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將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

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請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曾被救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翊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欣為殿拒之斬其驍將齊乃

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王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仍詔憲趨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馭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畧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謀二人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卽放還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會湝及孝珩等

孫子曰衆草多障者疑也憲伐柏為菴齊人不知其遁又曰將軍可奪心憲以名位告敵而段暢去又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憲獲齊間而反令充使是也

周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關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卽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

拜國子博士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
尅潼關卽授弘農郡守從禽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
兵馬事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
孝寬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充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
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
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作書者
爲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
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所
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
道常及琛等峭澗遂清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

先是山胡負險累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
進授大都督齊神武領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
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
土山欲乘之以入甯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
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
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
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
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
卽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
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

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
寬乃縫布爲纆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於空中其
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
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亦來以
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
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
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虛立木柵扞之敵
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
如之何乃遣舍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
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

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
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
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
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
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償帛萬疋孝寬
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新高歡者亦依此賞孝
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
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莫不
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
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

殂周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送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益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獻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恐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

寧之謀猷若棄嶠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
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
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
陽之圍經畧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
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
旣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荅曰宜陽彼之要
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
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
怨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切爲君不取
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
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詩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惟自崩榘木不扶自舉
令謀人多傳此文遺之於鄰祖孝徵旣聞更潤色之
明月卒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乎齊孝寬乃上
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
際會難以成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
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
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
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
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

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
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
鷗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勇悍立
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
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有野待其去遠還復出
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
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乘間電掃事等摧
枯其第三策曰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
煩再舉若今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
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

斯則長策遠馭坐自無并也書奏武帝遣淮南公元
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
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
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
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
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
及趙玉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救孝寬爲行
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四城武帝平
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壁從容謂
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惟共少年一

舉平賊公以謂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請孝寬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大業元年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所在皆密送款寬曰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旣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雜以自隨又勸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軍次河陽迥所置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旣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令破

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陵人破迥
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
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關東悉平凱還京薨孝寬在
邊多載屢抗彊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
其成事方乃驚服

孫子曰親而離之孝寬詐為手書而問段琛偽
作謠言而誅明月又曰守而必固孝寬守玉壁
而高歡不能拔又曰因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孝寬以金貨啗齊人而知其動靜又曰動如雷
震孝寬謂雷駭雷激所向摧殄又曰佚而勞之
孝寬欲使齊人有奔命之勞又曰城有所不攻
孝寬不攻永橋是也

隋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
節好學善屬文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
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
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
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
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
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

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高祖受禪初即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而遣之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

此一舉晝日下船彼則見我難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旗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

巴彘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錫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

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

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人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昔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置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素除去鹿角而至突厥又曰法令執行素求人過失而斬之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戰素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素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是也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與其言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遣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終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

充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疆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臨渝鎮約諸而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疆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曷可離間因上書曰諸夏雖安戎羯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懷之

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
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
將自戢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
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
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自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
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
而合弱通使玷厥誘令阿波則攝圖起兵自防右地
又引處羅遣連奚雷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
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必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
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及與語成復口陳形勢手畫山

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
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恭
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及間旣行果相
猜貳後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雷契丹等
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
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
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
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後
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
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

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疆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以宗女封

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畧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紅光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為啓民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弓發皆入鹿啓民之朋卒勝時有鳶羣

飛上曰八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遠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達頭眾大潰西奔吐谷渾晟以病卒後突厥圍鴈門帝嘆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孫子曰親而離之晟離間攝圖因以破之又曰餌兵勿食晟以毒藥置上流而達頭飲之多死是也

隋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容貌

魁奇有雄傑之表尤好經史百家皆畧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顛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眾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賀若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畧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在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顛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先是江東

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浹來時冬氣未去
日春風始不知所謂擒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
馬往反時節與謠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
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
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
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無何其鄰
母見擒門下甚盛有伺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人曰我
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
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捷
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
遘疾數日卒

孫子曰攻其無備擒宵濟襲采石又曰拔入之
城而非攻也擒兵不血刃而直取金陵是也

隋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碓陽人也少慷慨有大志驍勇
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高祖受禪
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
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
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已任與壽州
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

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波醕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畧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剪纍上天長江鑿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葬江魚之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謂大軍至悉發國中士馬旣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陳將魯

廣達任蠻奴田端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擊走之廣達等相繼遁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騎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忘

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呪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煬帝嗣位尤疎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弼因防人更代而令敵不設備又曰將孰有能弼論揚韓史三將優劣是也

隋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馳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

配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
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眾寡莫之敢當其人深
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
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
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
入突厥數百里名詭北夷實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
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
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
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
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
去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揚素擊之
萬歲率眾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以陷溪
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關千餘里寂無聲聞
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
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
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
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
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眾擊之入自蜻蛉川經
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
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

日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
渡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
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
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夔翫陰有二心不
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
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及翫復反乃奏之上令窮治
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
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
萬歲曰臣留夔翫者恐其州有變留其鎮撫上以萬
歲心有欺隱大怒將斬之左僕射高潁進曰萬歲

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
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
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
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桂國張定和
大將軍李藥王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
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
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
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
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
其功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

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旣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搦殺之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寬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萬歲射殺挑騎而突厥不戰聞其威名而達頭引去是也

唐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于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舳蔽江下必謂

銑已敗不卽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輔公柘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周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栝酒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柘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栝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柘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柘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禽之江南平貞觀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暴薨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孝恭縱船江中以疑賊援又曰禁祥去疑孝恭以栝血爲授首之祥而衆心安又曰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孝恭使羸兵

挑賊而待以精騎是也

唐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與宋金剛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宰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宰相叛諸將疑恭且亂囚之屈突通曰恭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

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耶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秦王

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恭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恭言恭亦非王有今敗卒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恭曰處事有疑非

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恭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官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耶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

宿衛帝意悅王爲皇太子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
沒入之恭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
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嘗侍宴慶善宮有班
其上者恭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
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召責曰朕觀漢史
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
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
自整飭悔可及乎恭頓首謝帝將討高麗恭上言乘
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
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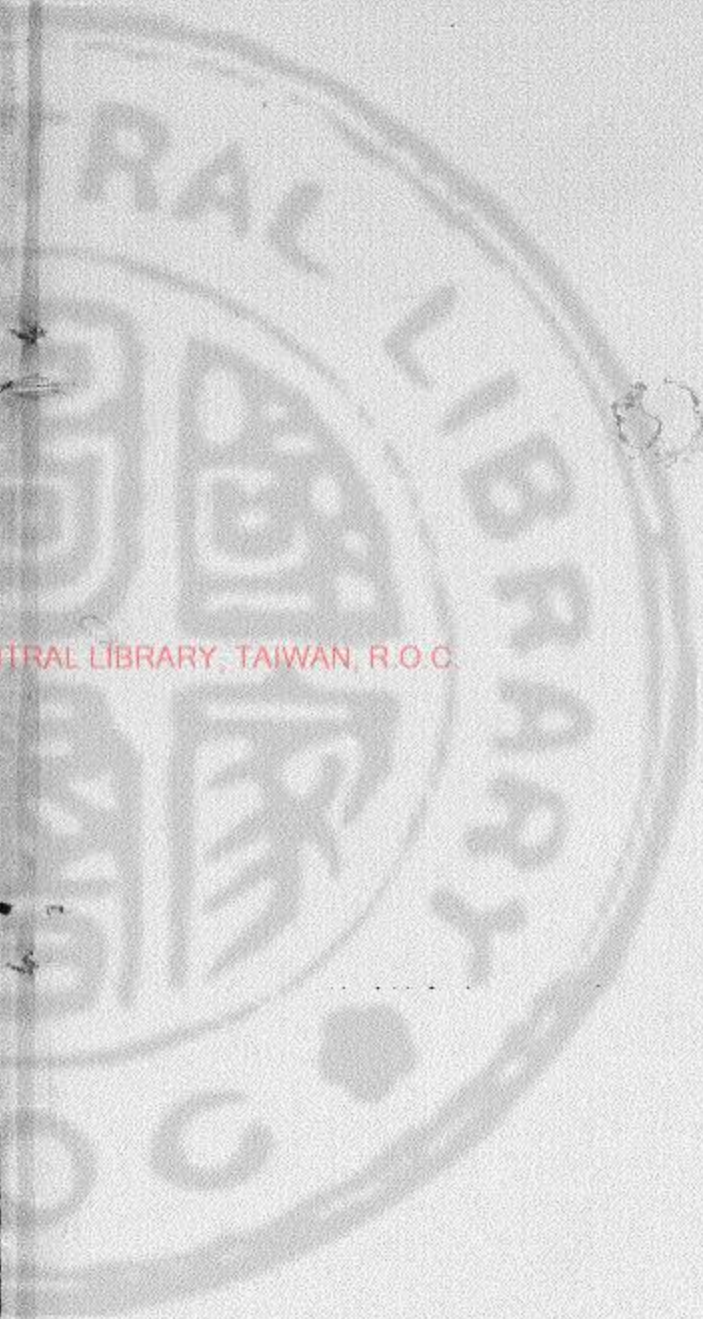
慶二年卒恭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
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
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
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頃王三失稍遂
大愧服

孫子曰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恭大呼致師
而破建德是也



百將傳續編序

古之言兵者莫詳於孫武凡山林沮澤之形戰
守攻圍之法覓敵用間之深謀批亢擣虛之奇
略莫不具載于十三篇而唐漢以來爲將者用
之則勝違之則衄未有能出其範圍者殆猶醫
之有方奕之有譜邪宋東光張預公立取歷代
名將用兵制勝有合於孫子者編次爲百將傳
蓋武之所論者用兵之法而公立所傳者用兵
之實二書並行于世誠登壇受鉞者不可廢也
頃予祗奉



上命出鎮北陲自念累世儒家於行師御衆營壘戰陣之法素未之講大懼無以應變於倉卒迺取公立所編正其訛補其缺治戎之暇輒取而閱之以考古人用兵勝負之迹庶幾緩急不至於債事已而踰勾注出鴈門北過長城西抵黃河徧歷障隧周覽山川每遇老校退卒訪以用兵方略雖其言人人殊退而考之於武之書往往有合焉武真精於兵者歟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則武之書公立之傳非惟將帥不可廢而儒者亦不可不知也然公立所編起呂尚迄劉詞其餘缺焉讀者病之予迺考五代及宋元史又得王彥章以下四十人芟其浮辭摭其實事以續公立所編本傳有缺者雜取它書以補之於是上下數千年元戎大帥用兵之迹可以一覽而得矣或曰王者之兵以仁義爲本權謀非所尚也自漢及元稱善用兵者大率權謀有餘仁義不足豈可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伊尹升陞之師說者謂出其不意也武王牧野之戰說者謂以上智爲間也是雖不尚權謀而權謀未嘗不寓於其間彼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而

卒死於泚上者成安君之謬也權謀亦豈可少哉世之膺閫奇者本之於仁義輔之以權謀平居則以保國而安邊有事則以禁暴而戢亂斯可謂仁義之兵而無愧伊呂之佐矣

成化十有八年歲在壬寅秋七月望奉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盱江何喬新書

百將傳續編卷之一

盱江 何喬新

編集

梁王彥章

唐周德威

郭崇韜

宋曹彬

曹翰

王全斌

潘美

曹瑋

李繼隆

尹繼倫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

史又徙澶州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鉄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交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入見末帝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微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入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

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檄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捉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臨之彥章至遮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

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大師

孫子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彥章期以三日破敵又曰用而示之不用彥章置酒大會佯起更衣引兵以趨德勝又曰兵之情主速彥章引兵急擊而破南城是也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事晉王爲騎將從破王行瑜以功遷衙內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

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捉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降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

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在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鈇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直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

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浮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

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拒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搥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際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

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

孫子曰利而誘之德威佯走而擒陳章又曰善戰者致人德威退軍鄙邑而誘梁軍又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德威謂伺梁軍將退而擊之又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德威先據臨清而敗劉鄩又曰銳卒勿攻莊宗不從而德威敗死是也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人明敏能應對以材幹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

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

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繼
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
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
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
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
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
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
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
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
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

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
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
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
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
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
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
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
中歸其家屬在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
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

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效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柰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

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譏間其可動手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鈎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家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拜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

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慙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
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
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
成德軍節度使徒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
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
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
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
樓避暑乃遣宮苑使平允平營之崇韜切諫宦官曰
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
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

說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口契丹爲患北邊
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
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
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
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
使李紹琛毛璋李巖等皆爲列將軍政皆決於崇韜
唐軍入蜀所過迎降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
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
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
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上荒淫莫爲之用宜乘

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數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李紹琛進至綿州斷蜀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巖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期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巖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為西川其馬留後崇

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延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不平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盡忠國

家有大畧旣以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崇韜築壘下流以分彥章之兵又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崇韜論梁之虛實決策而襲汴是也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湏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

非常流也周太祖受禪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 都監建隆二年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遂建平樂爲平晉軍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宣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

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六年遣李繼勳党進率師征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圍栢谷降賊將陳廷山又

戰城南薄濠橋奪馬千餘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都督擢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一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二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頗經

敗衄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守北徧圖其形勢上太祖指此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圖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

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亦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

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
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
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
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
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
歲暑雨軍士多疾由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
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
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
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拜德超
所誣罷爲太平軍節度使旬餘上命其督水陸之師

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
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
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
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
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
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
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
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
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
衆救范湯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

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
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
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
之曰豈有敵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
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
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侯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
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
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
乃復褻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
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彬
等至詔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
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
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
平盧軍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
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
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
對曰璨不如瑋六月薨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配享
太祖廟廷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而申令
戰下而所至悅服又日用兵之法全國爲上彬

緩師不妄殺而取金陵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
殆彬謂兵國精銳翦太原孤壘如摧枯拉朽又
曰軍無糧食則亡彬以食盡退軍而敗是也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爲鄉里所
譽乾祐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
宗鎮澶淵署爲牙校世宗卽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
叅豫謀晝尋遷樞密承旨護塞決河世宗征淮南留
鎧甲千數在正陽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特翰
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爲

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已
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所劫是
復生一淮南矣因不之罪從征瓦橋關會班師留知
雄州世宗大慚諭范質等以王著爲相翰爲宣徽使
質以著嗜酒翰飾詐而專並寢之宋初從征澤潞還
改濟州刺史乾德二年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澗
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
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由夔萬入會王全
斌軍成都以平時全師雄擁衆千萬餘據郫縣叛謀
窺成都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

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謀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劍南遂平師還遷蔡州團練使開寶二年征太原復爲行營都壕砦使旣班師會河決澶州令翰董其役翰出銀器助役沉所乘白馬以祭復決陽武再護役皆有成績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改行營光鋒使進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孑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爲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值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帥乎已而果驗五年從幸大

名拜威塞軍節度仍判潁州復命爲幽州行營都部
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
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於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
爲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烟火則各舉其旗以爲
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
濟用訖事歸鎮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
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鞠之獄具當棄
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銅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
牛衛大將軍淳化三年卒贈太尉諡武毅

孫子曰兵以詐立翰戒知更使緩而賊衆不集
又曰形之敵必從之翰起烽燧于境上而敵疑
不敢近塞是也

王全斌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事莊宗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
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
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
殿全斌慟哭而去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
功遷護聖指揮使周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
州團練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攻相州留後宋
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

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砦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獲糧三十餘萬斛旣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

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門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沿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沿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至利州比昭遠遁去

續宋傳卷一
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
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劔門天
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
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
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
出劔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
即劔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
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劔
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
北擊劔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

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
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卽引兵退陣於
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
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關下遂克劔州殺蜀軍萬
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
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俄詔
發蜀兵赴關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
等不卽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
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
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

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爲所脅乃匿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素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爲指揮使崔福田紹斌所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道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成都師雄分兵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旣衄餘黨散保州縣師雄病死於金堂推謝行本爲主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族爲康延澤所破後丁德裕

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初成都平命叅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預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擬全斌等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旋斌猶委藩宣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巴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

孫子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全斌敗蜀軍獲糧四十餘萬斛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全斌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而平蜀是也

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少儻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害四海有攻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實可羞也會周世宗爲開封府尹美忠盡服事世宗及卽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出監陝州軍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太宗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兇悍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旣歸宜修臣職彥遂

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爲招討使美爲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以功授秦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旣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特侵略頗爲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彬州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

西江諸州以次降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投斬獲數萬計鏐窮蹙四年二月遣其左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卽令殿直冉彥衮部送淮等赴闕鏐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鏐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

一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一熾鏐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鏐衆大敗斬萬計長驅至廣州鏐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鏐送京師露布以聞卽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八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經度乎遂麾以涉大

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千餘鳴鼓汜流來趨利夫麾兵奮擊奪其戰艦併其將鄭兵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木砦分舟師守之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以防他變美聞詔即伐軍

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李煜夜遣兵擊于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李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

徽北院使秋命副党淮及太原戰于汾上破之且多續資四年命將征太原夫為北路都摶討判太原行

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眾銜枚奮擊大破之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真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數月卒諡武惠配饗太宗廟廷

孫子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美因風縱火而揮
兵急擊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美
潛師襲據固軍而北邊以寧是也

曹瑋

曹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為
牙內都虞侯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沉勇有謀喜
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繼遷叛諸將數出無
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
官本以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
知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

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
戎軍李繼遷害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
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羗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
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
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
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
曉羗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
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種州
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
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

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
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
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旣而西延家俄熟
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
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卽日將其士薄天都山
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閤門使爲環慶路
兵馬都鈐轄兼知汾州帝以瑋習知河北事廼以爲
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
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
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

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
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
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
踰年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西羌
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唘厮囉使其舅當
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土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
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
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少棣丹時至汝帳
下汝能爲我取賞棣丹首乎厮敦愕然應之後十餘
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信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羗地

羗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
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絲一端築弓
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羗永寧小洛門威遠
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羗廂兵工費不煩民
其年唃廝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
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遷客
省使旣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
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撻囉隴西藩要害地也先是
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
界李立遵邀知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撻囉隴來
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
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磧
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
寇柔遠砦都廵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爲華州觀
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
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
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
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隼黨謫容州觀察使知萊
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
弓彀矢箠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拜昭武

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河陽改彰武軍節度使
卒贈侍中諡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
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
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
稱疾加砭艾卧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褰裳披甲
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哨
斯囉聞瑋名卽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
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
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棊遽曰吾使之行
也夏人聞知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羗殺邊民入羊

馬贖罪瑋下令曰羗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
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羗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
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
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
頃再更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
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
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
降者旣多因制屬羗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
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
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羗情

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皆以爲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嘉佑八年詔配饗仁宗廟庭

孫子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蕃族請拔族自歸而瑋卽日受其降又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瑋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而諸將得按圖計事又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瑋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又曰生間可使如期瑋陰結厮敦而取賞棟丹是也

李繼隆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蔭補供奉官乾德中選爲果閫監軍年方弱冠毋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爲慮毋慰而遣之代還夜涉棧道

雨滑與馬皆墜絕澗深十餘丈絙於大樹騎卒馳數
十里外取火引綆以出之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
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
率衆力戰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
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
兵襲來州破桃田砦追賊二十里入潭宮砦焚其梯
衝芻積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
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餉道繼隆屢與鬪糧悉
善達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
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以所冠胄堅厚得
不傷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
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軍
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
獨請赴闕太祖見其來時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
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
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所料矣吳將盧絳聚
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江南平錄功遷莊
宅副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從征太原爲四面
提舉都監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
其旁從卒仆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

先鋒破契丹數千衆及圍范陽又與宇文為先鋒大敗其衆契丹犯邊與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卽從宜行敗之于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交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歸攻定州駐泊都監管領兵出王鎧若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李繼遷叛命繼隆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

首牛馬鎧伏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也巳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引師至鹽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爰伽羅賦十四族怙其衆不下廼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十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

俄而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句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爲滄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爲援旣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隆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隆赴關令中書問狀旣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爲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今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聞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淳化四年夏召還太宗面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珣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爲都監以討之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

初裨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機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殫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勳同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計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索驪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齎手詔以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亂遇率兵屯索驪口西北雙堆以遏絕之執倉族蕃官亂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亂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索驪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如河路便衆議不一繼

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為鎮戎軍真宗卽位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四年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景德元年冬契丹大入踰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為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為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二年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問卒贈中書令諡忠武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繼隆違詔而敗契丹于徐河又曰主曰無戰必戰可也繼隆不從詔書出兵合戰而走契丹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繼隆謂朔方古鎮不可廢又曰途有所不由繼隆由橐駝路不見賊而還是也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郢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為可用太祖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平嶺表

下金陵太宗卽位改供奉官從征太原還遷洛苑使
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
丹潛議入寇上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
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
路繼倫適領兵巡徼路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
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
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
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對敵以躡之彼銳氣
前趨不虞我之至力而戰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
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

繼倫令軍中抹馬侵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
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食會訖
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
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旣擒衆遂驚潰于越
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
之大潰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
敢窺邊其平居相戒則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
面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淳化初著作佐
郎孫崇諫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事極言徐河之
戰契丹爲之奪氣故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所措

於是遷繼倫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厲邊將淳化
五年李繼隆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爲河西兵馬都監
未幾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至道二
年分遣將帥爲五道以討李繼遷時大將李繼隆由
靈環路往逗撓不進上怒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
兵馬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也時繼倫已被病強
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卽日乘
驛赴行營至慶州卒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繼倫激怒其下而衆皆從
命又曰趨其所不意繼倫潛後兵躡其後而破

于越是也